

第二辑 目 录

一九八八年七月出版

题 字	孙举恒 ()
诗一首	谢健弘 ()
集联二首	谢健弘 ()
波楼瞭望塔	陈乐新 谭洲龄 ()
海上明珠沧桑录	俯 莎 (1)
对《广州市海珠区的历史和地理沿革》的补正	俯 莎 (13)
张状元开乡龙尾导	麦汉兴 (13)
关于恢复、重修漱珠岗纯阳观方案(草稿)	编辑组 (20)
《番禺河南小志》及编者黄任恒先生	罗国雄 (22)
须知来之不易	
——创建广州纸厂的艰辛史	黎寿昌 (25)
刘宝琛与广州造纸厂	黎寿昌 (25)
民国时期海珠区五金商业概况	潘 华 (38)
解放前的五金店——慎隆兴记	潘 华 (41)
河南宝岗天主教堂	海珠区民族宗教科 (45)
海珠区西医溯源初探	区卫生局编辑办 (46)
革命烈士陈复	编辑组 (48)
征稿启事	编辑组 (51)

海上明珠沧桑录

俯 芗

羊城对岸河南地，是我童年所钓游。
杨子宅边闻劫掠，梵王宫里起戈矛。
千家密密排珠海，一水盈盈护广州。
二百年来称乐土，却因离乱话从头。

这是清代广东诗人张维屏（南山）的诗，诗句中“河南地”即现在广州市海珠区的主地。它的历史和地理沿革，我已另文记叙。根据地质探索，五千年前这里是珠海中的几座浮丘，发展到现在成为美丽的绿洲，是明代前后的事。正是：“历史无情，沧桑可慨”。据所见闻，特作此《海上明珠沧桑录》。

一、古树峭寒飘瑞雪

故人旧宇复何寻

河南得名于东汉，是根据明末清初诗人屈大均（翁山）《广东新语》。其中说：“广州南岸有大洲，周迥五六十里，江水四环，名河南。汉章帝时，南海有杨孚者，其家在珠江南，尝移维阳松柏种宅前。隆冬蜚雪盈树，人皆异之，因目其所居曰河南。河南之得名自孚始”。

按《欧大任·百越先贤传》记载：杨孚、字孝元、南海（郡）人。汉章帝时，举贤良、对策上第，拜为议郎。后和帝即位，欲用兵匈奴。杨孚上疏主张息兵，曰：“守业尚文。……愿陛下绳美祖宗、毋轻用武。”后官至临海太守，著有《南裔异物志》。《隋书》和新旧《唐书》均有著录，至宋代

始失传，实为粤人著作见载于史籍的第一人。其对各种“异物”，均有赞词，亦诗之流，故又被尊为“粤诗之始”。如对“榕”的赞曰：“榕树栖栖、长与少殊。高出林表，广荫原丘。孰知初生，葛藟之俦？”又对“鹧鸪”的赞曰：“鸟像雌鸡，自鸣鹧鸪。其志怀南，不思北徂。”至今仍为世人传颂。清道光年间，南海曾钊，“刺取群书、以宋为断，称杨孚撰者得若干条，编为一秩”，仍名《杨孚异物志》，收入粤雅堂所刻的《岭南遗书》中。

有诗云：“两汉几人传岭表，一庐空自著河南。嵩阳旧树凋零尽，何处当年太守庵？”对这位岭南第一名家，河南得名之祖，历代许多文人墨客，在考究其故居时打过不少笔墨“官司”。

如乾隆年间，在京编校四库全书的潘有为，归隐河南漱珠桥畔。他认为，当时海幢寺的后山松岗，松阴如海，应是杨孚遗址，于是自命其邻近的居室曰“南雪巢”。但《岭南名胜记》有说：“松岗的松树，未必经秦汉，只是南汉千秋寺的遗种而已”。道光年间学海堂学长黄子高有诗云：“万松不可见，晚步故迟迟，宋寺无遗宇，卢城有故基。鸦声平野散，帆影隔江驰。欲问议郎宅，传闻屡顾疑”。同治年间《番禺县志·采访册》有写：“漱珠岗在城南隔江岸上二十里，有纯阳观，杨孚故宅”。引出不少学子写下许多“漱珠岗访杨孚故宅”的诗来。其实，漱珠岗的所谓“杨孚故宅”，是道光年间建纯阳观时，附建的杨孚祠。清代末科翰林江霞（孔殷），以家寓龙溪首约而自认为，河南龙导尾水松基，才是杨氏故址，于是挂出一副门联：“门邻杨子宅，家有笔生花”。

杨孚故址何处是？它不在松岗，不在漱珠岗，也不在水

松基。早在明代黄佐编纂《广东通志》和朱国桢撰著《涌幢小品》，已爰引前朝的史料：“有张琼者，于下渡头村前掘地种簍，偶得一砖，刻有‘杨孝元宅’字样”。因而议定，杨孚故宅在下渡头村。这个引证，使原来持“传闻屡颇疑”态度的黄子高，也不得到实地调查一番，并于事后写道：“旧宅虽烟没，有水尚清冽”。

下渡村在今中山大学东侧，距珠江航道边。前年，我和广州文史馆麦汉兴先生往访，来到村前几家民房中间的一块小空地，确有水井一口，地面虽属新修，敷以水泥，上面用碎瓷片砌成“汉代杨孚古井”数字；水井形制甚古，下大上小，深可数丈，是在红砂岩上开凿而成。近年村中已安装自来水，但村民仍使用水井。井水常满，甘甜可口，垂手可及，村民说：“此井历代相传，童叟都知爱护”。所传如此，但亦不能妄断就是杨孚所凿。

后来，我向中山大学谢健弘教授请教。谢老给我看一首绝句：“三十年前入籍来。河南名胜久徘徊。议郎宅边长邻近，客到松枝每浪猜。”后有注曰：“解放后，余即住本区，岭南女诗人冼玉清教授曾导我参观杨孚井。余所居涵庐，在康乐村东北隅，距井不远。宅畔有半坡松林，为下渡一带所稀有，客座每以‘南雪’为谈资”。

读此，使我想起《广东新语》尚有云：“岭南天暖无雪。而孚之松柏独有雪。气之所召无间远迩，雪其为松柏来耶？为孚来耶？”由此再想深一层，汉时珠海两岸尚无高层建筑物，而由雒阳移来的当是嵩山五鬣松，其形高大挺拔，终年常绿。且植于海岸边旁，凌空飘立，也许冬日树冠凝霜，时人指霜为雪，也不为怪。至于那半坡稀有的松林，果真是议郎手植的灵根未绝乎？那是另一回事了。

二、双洲晚晋荒城漠

卢龙尚有子孙无

由下渡头村西行二三公里，至昌岗路和江南大道之间，是广州美术学院所在地，此处地势较高，岗名刘王殿。由于刘王与梵语称地狱的“阎罗王”音近，故过去人们每听说这是刘王殿，就觉得阴森可怖。其实“阎罗王”与刘王殿丝毫无关。

刘王殿之得名，乃因南汉主刘鋹、刘𦨭等，曾在此设仓库和行宫，又称“昌华别苑”。岗之西北原有南昌乡，亦由此得名。（盖昌华苑于广州城西、此别苑乃南面之昌华也），当年，这里风光秀丽，岗上螺翠群松，岗下碧水弯环。所以南汉主经常来此与宫女以驯马习战为名，作乐寻欢为实。人们起初称之为刘王廩，后来干脆叫它做刘王殿。不过，它的前身，却是南汉五百年前的河南卢循故城。据《舆地记胜》记载：“卢循河南故城，南汉时以为仓廩，人呼为刘王廩，于洲南六里，与广州隔江相对，今已故堞隐然，刘王殿岗即其遗址”。抗日战争前夕，广州大学马小俊教授也曾作过考证。据称，其南边五凤村前之葫芦岗（今已削平建厂），乃卢循时之烽火台也。

卢循，是东晋义军领袖孙恩的妹丈。隆安三年（公元339），孙暹于士族统治的横征暴敛，乃以宗教为外衣，在浙江海上聚众起义。破会稽，杀内史王凝之而占了江南八郡，自号“征东将军”。后来败于谢琰、刘牢手下，逃入海岛，投海而死。卢循接过义旗，改变主攻方向，于元兴三年（公元404）沿海南下，风火夜发，围攻广州达百余日，终于十月九日晚上趁城内大火，破城而入，活捉刺史吴隐之

而自号“平南将军”。并于河南筑城据守。这就是历史上的卢循河南故城。宋代大诗人陆游，把孙卢起义与东汉黄巾、宋代方腊，合称为我国三大农民起义。

相传河南南箕村（原名博基）有卢垓石，即卢循与吴隐之最初作战之处；河南还有卢循攻入广州城时被烧死、战死的遗骸“共冢”；番禺博大山有卢母擅氏之墓。今已难于一一考证了。由于卢循在战略上的失误，被刘裕击败。按“胜者为王”观点，史书上历来把孙恩、卢循称作“妄自称尊的贼寇”。后人有诗悼曰：“乡村十里过芳塋，寄居无多卢亭种。人将仓廩属刘王，谁识髑髅埋共冢。”又曰：“花洲薄暮飞炊烟，踟躕遗基亦怆然。试听浪花歌一曲，分明出自蛋家船”。

原来卢循小字元龙，而随他南来征战的多是水上人家。“水以龙为首”，故又自称为“龙户”，亦含拥护元龙之义。不料卢循战败，于是罪及子孙，祸延同种。凡是水上居民都被“叛朝逆贼”看待打入另册，遭受歧视：“不得上陆居住、不得读书知礼，不得与陆上居民通婚；只准舟楫为宅，或偏蓬濒水而居（俗称水棚），捕鱼、摆渡为业，名曰“蜆家”（以后又叫作蛋家）”。如是代代相因，无翻身日。据《晋书·陶璜疏》称：当时仅广州南岸“不宾服者五万余户”。唐代刘恂《岭表录异》亦有：“卢循败后，余众散奔沙湾以南海岛采蚝为食，以蚝壳建屋”的记载。明代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亦说，蜆户“自唐以来，计丁输课于官，洪武初编户立长，属河泊所岁收鱼课。然同姓婚配，无冠履礼貌，愚蠢不谙文字，不自记年岁，此其异也”。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有载：“其有男未聘，则置盘草于艖；女未受聘，则置盆花于艖，以致媒灼。男胜则夺女过舟”。又

据抗日战争前夕的史料，当时广州市的水上居民约在十万人左右。他们风雨欲摇，浮家泛宅，衣食亦难以为继，连初生的婴孩，也只能以浮木缠身系于艇中，过着最低层的非人生活。故有民谣曰：“世世水为业，年年艇作家，浮沉波浪里，度日海天涯”。本来按文释义：“艇者，河也”。原意并无贬义，但在历代朝廷眼中，却因“艇者卢余，乃卢循之苗裔也”，故以“反贼贱民”视之。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十分关怀水上居民，与陆上居民一样，一视同仁。五十年代中期，周恩来总理来广州，他深入了解到水上居民历代所受歧视之苦，乃作出决定，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拨款，兴建楼宇，安置水上居民上陆定居。因此，在珠江岸畔，一批批水上居民新村陆续建成。至七十年代初，建成的近三十万平方米，使一万多户近五万人上陆定居。其中，滨江街为最集中的一处，计有楼房四十多幢、还设置了学校、幼儿园和生活配套设施。从此，水上居民彻底翻身，得以安居乐业。不少昔日“贱民”，今有走上大学、研究院读书、有被选为人民代表，委为国家干部，成为社会主义的先进创业者。

一九八六年七月，是水上居民上陆定居二十周年纪念。此时，滨江街举行纪念大会，人海如潮，宾客云集，鬓影花香，对歌载道，为“滨江儿子”铜像奠基。在昔日的卢循城畔，一座由农民投资兴建的二十九层江南大厦，已经拔地而起。书至此，我有感而歌之：“千五年前事，卢龙业有传。神州今盛治，不用虑儿孙”。

三、南汉风流无问处

芳丛老去更堪哀

说起南汉，其昔日遗址在河南尚有多处，庄头（又名庄溪）素馨田是其中之一。

相传，南汉后主刘鋹宫中有美女名素馨，庄头村人，专工花事，为刘所宠。死后，埋于村前。其塚曰：素馨斜。后坟头长出一种晶莹洁白的小花，香闻故里，无以名之，乃称其为：素馨。这一段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见于《宋诗记事·花田》中：“昔日云鬟锁翠屏，只今烟塚伴荒城。香魂断绝无人问，空有幽花独擅名”。在元代大德《南海志》引述《龟山志》又有云：“昔刘王有待女名素馨，其塚生此花”。清代《番禺县志·艺文志》更引证梁元枝的诗注称：“刘王初葬素馨于花田，每殷忧而寡乐。网丝盈轩，苔痕侵阁，汎瑤瑟而不欢，穿朱帟而寂莫。文客墨卿，乃作《花田赋》以止王心。……于是刘王闻之，怅然心息，遂弛宴而罢游，乃贤贤而易色”云云。这些记述，使好事者作为“南汉韶事”广为传播，而且越传越奇。甚至在《纫兰山馆诗会集》中还提到：每欲为南汉作花神庙，以素馨花租之入为香火之需，撰神弦之歌为送迎之乐。惜造人未得同志耳”！

然而，这些“史料”都是传说而已。其实，在更早的《南方草木状》一书，对素馨已有记载：“本名那悉茗，有胡人自西城移植于南海”。屈大均《广东新语》亦说：“陆大夫得种于西域，因说尉佗移至广东。素馨之名，在贾时已著”。此说还可证于《广舆记》，据称：“花田原于府城西，今不可考。惟河南有素馨田，地近沙头、小港”。查陆贾来粤劝赵佗归汉，初登岸时暂寓于今之西场附近（后人称之为

泥城），如素馨为陆所引种，当先种于城西之地。故旧志有：广州城西“十里花田十里雪”的记载。至于庄头遍种素馨并得名花田，确是后来之事。据陈其馄《循陔集》卷亦载：

“那悉茗，南汉宫人喜簪之，因种此花。及卒，塚上种此花以媚之，谓塚上自生者，传会也”。看来这一记述似较可信。

寒来暑往至民国初年，河南庄头一村农民，都以种植素馨、茉莉为业，则是千真万确。人称作河南花，村人则叫千叶茉莉，文人又名之曰小南强。它早年来自波斯。蔓长数尺，叶细枝柔，未开时纤细如银针，薄暮始放，五瓣皆白，瓣卷外向，似茉莉而小，夏时花多，冬日花少。虽然貌不足贵，但人多珍其洁白，香润。又说：昔日庄头一村，尽皆种之为业，故庄头村人有“一生衣食素馨花”之语。采摘时，趁天尚未明，朦胧之中只见花不见叶，凡稍白者到当晚即开。摘下以湿布复盖，不使其冗日照。最盛时日产数百担，都是卖给花客货于羊城。其贩运者，又必取道于今海珠桥西侧码头渡江。故人称该处为“花渡头”也。

据长者所告、我查阅《珠江杂咏》、其中有云：“河南人卖素馨花，珠江船女斗明霞”。据悉，当时的花客、每日均将花竟向千门卖。而买者又多为妇女、买后多以彩丝穿之成串绕髻。载之至晚、花见月而益艳、人簪花而益馥。“夜半发香人梦醒、银丝开遍素馨花”、即此之谓。也有以竹篾穿扎成象生物、如篮状、绣球状等，悬之于厅堂，或供神佛、则有如玉缕冰雕、人统之为素馨灯。珠江游艇、更是常见。《岭海名胜记》说：“细穿千缕白衣堆、一种芳心入夜开。香闺晚妆多爱汝、前身原是美人来”。再有、取其蓓蕾入茶、薰酒、或以干花浸水洗面、以滋其香。据说、以干花煎服还可愈心气痛。陈善《扃虱新语》、吴曾《能改斋漫录》

亦有云：“海多那悉茗油，时于舶上得之。夷酋多以涂身”。

“制龙涎香俱以那悉茗油为主，如无则以茉莉代之”。

据悉，今人有种植名黄素馨者，其枝叶与白花者无异。惟春日始开、花黄而萼大，虽盛而仅微香。及冬则结子大如指头。这实际是迎春花而已。我期待庄头公园早日建成、且有真正的河南花供游人欣赏。斯时、若昔日真有素馨其人者、亦含笑于九泉矣！

四、龙尾导乡龙导尾

皇帝将军状元来

河南是人杰地灵，此话从何说起？原来这里出过皇帝、出过状元、出过将军。

残唐五代时、因政局动荡、以割据岭南的南汉王国乃应时而生。据《广东通志·前事略》记载：贞明三年（公元917）节度使刘岩称帝于番禺，国号大越、改元乾亨。二年（公元918年）复改国号曰汉（史称南汉）、实行大赦、祀于南郊。后刘岩见白虹入殿、颇为畏惧。而词臣则上赋称贺、认为白虹则象征白龙、是为祥物。因此、刘岩乃改名刘龑、并改元白龙。刘龑卒、其子宏度继位、改元光天。四年（公元943）为刘龑次子宏熙所杀，宏熙即帝位，改名刘晟、并改元应乾、亦于这年十一月实行大赦，祀于南郊、复改元乾和。群臣尊之为：大圣文武大明至道大光孝皇帝。南汉王朝、最后由刘晟之子刘鋹失败而终。

对这个存在只有五十五年的政权、由于它属拥兵割据的性质、故历来史家都是贬多褒少。然而、在当时是唐宋间的混乱过渡年代、它能使岭南地区的相对稳定，从而促进中原

文化的南来。使岭南的经济发展及其文化建设、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对此，今人已多有论述、这里毋庸再详。

人言：“河南出过皇帝”，就是指刘岩、刘晟称帝，改元、都曾祀于南郊。据吴曾《能改斋漫录》记载、南汉刘岩在番禺称帝后、先后在广州近郊筑东南西北郊坛四处。其中南郊坛是仿照唐长安含元殿形制、建于菱塘河南（即今海珠区宝岗路再南郊坛顶处）。坛作南北向、北面自平阶而下、地转七曲、两垠围以青石。故从坛上丹凤门北望、宛如龙尾下垂于地、由此登坛、人称之为龙尾导（亦作龙尾道），这就是后来建乡、称作龙尾乡的来由。

说到龙尾乡（初名龙尾导乡）、则始于宋代钦点状元张镇孙。镇孙祖籍本西蜀遂宁，其曾祖父来粤，初居广州城南太平门泰通里而入籍南海。至镇孙，曾随曾祖母寓于番禺石壁、谢村等地。镇孙字鼎湖，咸淳辛未（公元1271）进士，殿试钦点状元。（编者注：以下因内容与麦汉兴《张状元开乡龙尾导》同，略）。

镇孙于南宋、曾官至龙图阁待制。为人持正不阿、甚得时人传颂、乃至忤于权贵而削职外放和罢官。南宋濒危、复起用为广东制置使兼路安抚使（地方军事长官），与元兵打过几场硬仗，终以军餉不继被元兵所擒，在押赴京师途中死于大庾岭。闻文天祥得悉，悼念不已。

再说：“河南出过将军”，是指清末光绪年间中日甲午海战中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邓世昌。世昌原名永昌，从戎后始名世昌，字正卿，清廷谥号壮节。《据邓氏宗祠碑记》及《番禺册金录》记载：“邓氏自十八世由东莞怀德乡迁居羊城，十九世晋富聚其子秋善复迁河南龙尾导乡……”。世昌生于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存年四十有六。其父焕芳，

字秋甫，尝于广州及天津、汉口、上海、秦皇岛、香港等地开设祥发源茶庄。其落籍于番禺河南，乃由于当时河南茶田（今昌岗路一带），盛产之河南茶颇具名气，其品质远超于清远古劳之上。与河南花、河南彩（“广彩”之前身），并称“河南三件宝”。世昌为焕芬第三子，少负壮志，留意济世之学，毕业于福建船政局学堂。之后，长期在清军水师服役，屡立战功，先后两次获赏“巴图鲁”（勇士）称号。其经历及战绩，牺牲经过，于《清史稿》和《番禺县志》俱有传略，此处不多详述。今据其后人口述世昌殉国后，光绪皇帝曾赐白银十万两在其原籍兴建邓氏宗祠，另官田一百五十八亩以供祭祀公尝之用，并赏赐世昌父母“教子有方”金匾一面以资褒扬（原悬于祠内，于十年动乱时“清四旧”散失）。邓氏宗祠位于郊坛顶街西北角，为广州市重点保护文物之一，近年经过修缮，保存完好。一九八五年，海珠区人民政府委托区文联建立邓世昌半身塑像及其手植苹婆树碑于祠中，永久纪念。

五十年代初，龙尾导乡与龙田乡合并为二龙街，属街道行政建置。由于约定俗成，人们仍习惯呼仁济涌口一带（即原日之西北面二约）为龙导尾。其来由为龙尾导乡尾段之意，乃广义之地名，而非乡名。今人多不知其来历，知有龙导尾而不知有龙尾导。甚至著文立传介绍邓氏英雄事迹者，亦往往因之讹作龙导尾乡人，误也。录此以正。

五、尚书悬车怀学子

草堂旧地现朝阳

读《羊城晚报》副刊“羊城档案”专栏，据云：明代礼部尚书何维柏曾建天山草堂于河南漱珠岗。笔者考证：漱珠岗其

初应是今同福路海珠区少年宫内剧场之小丘，它与北岸海珠石遥遥相对。故漱珠涌、漱珠桥亦以此而得名。清道光四年（公元1824），番禺李明澈（字大纲，号青来）于五凤乡前猪鬣岗始建纯阳观，猪鬣岗乃更名漱珠岗。今岗上李青来墓，墓碑亦称李为开山祖。可见明代何维柏之天山草堂实不在此。天山草堂遗址是在今小港云桂大街小学左邻的朝阳泳场。

史书记载，何维柏、字侨仲，南海沙滘乡人。生于正德六年（公元1511）。由于沙滘至三水接壤，故少时曾于三水昆都山就学，并以三水学子赴试。故《三水县志》亦称为三水县人。对此，乾隆《番禺县志》有记载。近人冼玉清教授亦经考证撰文记述。一九八五年四月，何夫人劳廉墓在河南赤岗出土，其墓志铭为南海庞尚鹏所撰。庞为何之密友，铭文称维柏为“吾邑何公”。此是重要的证据。维柏为明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进士，世人称之为古林先生，曾任监察御史，大理寺左少卿，南京礼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他官场生活四十余年，由于秉性耿直，持正不阿，敢于直言谏上，所以数度浮沉，可谓“死不悔改”。史官称之为在广东与海瑞齐名的清官。

嘉靖十六年，维柏入官两载，年仅二十六，即以反对嘉靖皇帝修筑沙河行宫未果而辞官归里，后重新出任，又于嘉靖二十四年因上疏弹劾严嵩，使帝怒而下狱，廷仗削籍归家。寄寓番禺河南堡，于小港（又称云桂）悬车聚徒讲学，闢天山书院，与之从游者甚众。其时此地仍属荒野，小港涌仅有木桥为渡，维柏易桥为石，名为云桂桥（俗称小港桥，今在晓港公园内，由于桥面在清道光年间曾经重修，近于清代形制）。万历初，又复起用为南京兵部尚书。五年（1577），再因忤张居元而罢官，再度回小港讲学授徒，命其学所为天

山草堂。夫人劳廉，年小二岁，早于维柏而卒，故葬于河南赤岗。维柏存年七十有七，歿后，天山草堂亦随之废置。

又据乾隆《广州府志》和《番禺县志》记载：康熙年间，中州杨天祥为僧人上达，于天山草堂遗址改建是岸庵并尚书祠，历时十三年始成。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86）两广总制吴兴祚，三十一年僧人达都曾先后立有碑石为记。道光年间，镇粤将军奕湘为是岸庵题额，改名是岸寺。其地背山临流，并有回廊曲径。在道光年间《重修河南小港桥是岸寺碑记》亦有记叙：“吾粤河南小港桥是岸寺，前明何端恪公讲学于其间，……何公琢石以成桥，诛茅以作室，爰逮我朝成梵宇”，云云。碑文为谭莹所撰，见于《乐志堂文集》。

再据黄秩南《番禺河南小志》采访册记载：“是岸寺毁于民国年间。民国后藉以屯军，至甲子岁（公元1942）十一月因制炮弹，为炸药所毁，仅存四壁。其中原日两碑皆裂，不能拓”。

前年，我访查是岸寺遗址，街坊邻里已不能辨认。乃查《番禺县志》，见“古迹”一章，在“还石轩”条目之下有记叙云：“在小港是岸寺中，有英石高四尺许。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寺僧焕华赠南海伍崇曜植于粤雅堂。二十七年（公元1847）复还寺中，于傍筑小轩榜以兹名，并属谭莹为文以纪其事。据此，复查《乐志堂文集》，所记与上述无误。我复以此为线索，询诸街坊父老，还石轩何所在？乃得数人指认，谓在今云桂大街小学左傍之朝阳泳场内。之后，我又访问早年接办云桂小学的潘铎老师。他说：“解放初期，云桂大街小学实为小港关帝庙，今校舍是在七十年代后期所建。其傍之朝阳泳场，解放时乃断壁残垣，坑坑洼洼，似是由于火灾后成废墟。因是面临小港涌，潮水涨时，经常受浸，因此由区教育局出资改为供学生训练之泳场”。根据上述之书证、

人证，昔年天山草堂，此处正是其遗址也。

我读清人张维屏《松心诗·花地集》，见有题为《正月初六泛舟小港看桃花访是岸寺先误至漱珠岗》长诗一首，曰：“开岁为春游，共作云水客。小港多桃花，霞采映空碧。言寻是岸寺，寺本在咫尺。未尝以目寓，而遽用耳食。饶田复穿畦，度阡又越陌。忽讶道士迎，数见如创获。本期登佛堂，乃误造仙宅。……回头知是岸，妙悟应有得”。读后，更觉与上述考证并无二致。而张维屏是清代时人，所谓“时近则易核，地近则迹真”，此诗也正好是天山草堂旧址不在漱珠岗的有力佐证。特录以存照。

（一九八七年三月重校写。本节完，全书未完，待续）

对《广州市海珠区的历史和地理沿革》 的 补 正

俯 芻

《海珠文史》第一期登载我于一九八五年九月所写《广州市海珠区的历史和地区沿革》，因文成后，原属郊区新滘镇的全部地段划归海珠区管辖，故行政区域扩大，有所变化，今补正如下：

一、海珠区是广州市八个行政区之一。位属广州市南部东经 $113^{\circ}14'$ — $113^{\circ}23'$ ，北纬 $23^{\circ}3'$ — $23^{\circ}16'$ 。在珠江前后航道之间。“千家密密排珠海，一水盈盈护广州”正是其写照。

二、海珠区地域包括海珠岛（暂名）、官洲岛、丫髻沙三个四面环水的绿洲。总面积为90.45平方公里。有城市风光，有乡村野趣。其中城区约30平方公里，乡镇约60平方公里（含水域9%）。

三、海珠区的主要部分——海珠岛，由原来的江南洲（古称：河南）、琵琶洲、赤沙、沥滘等沙洲合并、连结而成。其东、北、西三面，岗峦起伏，本是古时珠海（小海）浮丘，今最高的圣堂岗海拔亦仅54.3米。据地质探索：由于长期海浸，造成沉积的红砂岩系。新港台地稍南的葫芦岛，属于古代的火山口。今七星岗南端，有留存海蚀地貌的浪蚀崖壁、岩洞和平台。经地学专家研究确认，是距今三至五千年的古海岸遗址。岗峦四周、属于冲积成陆的低朗水网地带，海拔一般是4至5米之间，多出于明代前后。最南端的大沙围，

堤内地面目前仍低于珠江正常水位一米以上，形成全岛北高南低的地势。由于冲积日渐扩大，沙洲合并，水网随之由繁变简。迄今仍能与珠江前后贯通者有：黄埔涌、沥滘涌、海珠涌。兼之，近年修路，筑桥、建闸、遂连结成岛。至于官洲岛和丫髻沙、面积较小，同属古珠海的沉积成陆。

四、海珠区地处南亚热带、因受海洋影响，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摄氏20~22度之间。按正常年景，最冷的一月份气温仍达13度左右，全年温差则在15~17度。年降雨量大都在1700毫米上下。其中：春季约占32%、夏季46%、秋季14%、冬季8%。年平均绝对湿度为21.9毫巴，平均相对湿度为79%。无霜期可达300~340日，日照1500~2000小时。年平均风速1.9米，相当二级风。但夏秋两季，常有台风侵袭，风速常达28米/秒，最大时可达33.7米/秒。主导风向为北风和东南风。故夏不酷暑、冬不严寒，温度均匀，雨量充沛。

五、海珠区在解放前，属广州市辖的蒙圣、海幢、洪德和新洲、沥滘五个区。解放后，初时仍按五个区管辖，并废除保甲制度，建立街道办事处。一九五〇年，蒙圣、海幢、洪德三区合并为河南区，一九五二改称南区，一九六〇年定名海珠区；新洲和沥滘合并，取名新滘，归广州郊区管辖，稍后曾作公社建制，一九五八年曾一度划入南区，不久仍归郊区。撤销公社建制后，正名新滘镇，于一九八六年重归海珠区管辖。

六、海珠区目前共有常住人口64万人，其中新滘镇的农业人口5.6万人。新滘镇包括：联星、石溪、五凤、瑞宝、三滘、沥滘、凤和、东风、红卫、龙潭、土华、小洲、赤沙、北山、崙头、琶洲、黄埔、官洲、石基等十九个乡村。新滘